

现代
文库

结婚

师陀



ShiTuo

文壇

师
陀

结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婚 / 师陀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9

(现代文库)

ISBN 978-7-5399-2846-3

I. ①结… II. ①师…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3504 号

书 名 结婚

著 者 师 陀

责任编辑 江山华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9.25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846-3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结婚

第一封信	3
第二封信	15
第三封信	29
第四封信	50
第五封信	62
第六封信	80
第一章	95
第二章	112
第三章	122
第四章	135
第五章	144
第六章	161

落日光

题记	169
落日光	171
牧歌	190
一片土	222
金子	229
鸟	252
父与子	269
江湖客	280

结 婚

第一封信

我惟一的亲人佩芳，你们终于走了，留下我，回到乡下老家去了！上海依旧人山人海，齷齪，杂乱，骚扰，谣言，暗杀，掠夺，红尘万丈；可是一阵风，你们走了，我心里也给刮光了。试想你的去恶有多可怜，在几百万人口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到他？你也许要说：

“你还有学生和同事，他们是经常跟你一起的。”

你说得不错，我的亲人，他们的确跟我经常相处。可是我在上一封信上不敢告诉你，我知道你到乡下去并不乐意，也是不得已，我怕你更为我担心。我们这是怎样相处的呀！先说同事，你自己明白，你父亲就是很好的例子。自从物价飞涨，生活就像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逐渐天天收紧。你只看见他们的脸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灰，一天比一天脏，衣服一天比一天破。当你在学校或校门外马路上碰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夹一大堆讲义，失魂丧魄，匆匆走来，忽然把你撞个踉跄，几乎把肋骨给你撞断。他们于是朝你瞪一眼，脸上毫无表情，冷冷地点个头，然后撒腿走去。你站住楞[楞]老半天，他们可始终头都不回，好像他们根本不认识你，好像你阻碍了他们的前程，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跟你有无限仇恨。

可是你不能怪他们，他们的心情的确很坏，事情的确太忙。为应付全家衣食，他们每礼拜至少得教三十个钟头，晚上还得上人家

去教家馆。他们早上从家里出来赶不及吃早点，脸也来不及洗，便在马路上买个大饼，一面嚼，一面从这个学校赶到那个学校。中饭就吃点冷饭或面包。至于家里，谁去管他们家里呢？他们的好师母因营养不良病在床上，却没有钱买药；他们的孩子号哭着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却没有人理会；房子里到处是破布，蚕豆皮，坏玩具，卖不能卖，当无可当，看上去整个像活地狱。他们活着毫无希望，根本没有时间让他们希望，他们满心所想的是领下薪水买米。那么，你又怎能责备他们，让他们想到别人，关心别人？

我们现在再说学生。毫不惭愧地告诉你，我恨他们。今天我就逮住一个大骂。这是个我学生中顶娇贵，顶有钱，顶会打扮，顶不用功的女孩子，我平常就讨厌她。她背后送我个诨名，叫我“剃头师傅”。起因是我上课迟点，我走进教室，她高声嚷着，“剃头师傅来了！剃头师傅来了！”我实在忍不住了，走上讲坛尽可能损她，只差一点没有把最难听的骂出来，直损得她哭到下课；也许下课还在那里哭，我可不知道了。我承认我太过火，可是佩芳，请你老实告诉我，你不久以前还亲眼看见的，我近来外表纵然寒酸，纵然比人家穷，而我究竟也是“人师”，我的人格难道就那样下贱吗？

你也许要奇怪，我怎么骤然变得这么厉害。我原是出名的和气人，喜欢孩子，喜欢学生，做事肯负责任，你父亲也夸奖我是好教员，将来大有希望。这一切都不含糊。我的脾气的确越来越坏，但你只要设身处地想想，就明白这变坏的原因。首先，我花费极大精力将材料预备起来，对学生讲王莽的改革与失败，或兰格斯王室与约克王室的阴谋，他们却在下面看张恨水的小说，再不然就丢纸团，约会晚上看狄安娜·窦萍。他们丝毫没有尊敬我的意思，丝毫不把我看成先生。接着其次，我连讲几个钟头，熬得头昏眼花，终于下课铃响了，大家抢着跑出大门，他们哗笑，喧嚷，扮鬼脸，一阵风跳上汽车包车，把我远远的丢在后面，谁也不理会我；我是他们的先生，累得像牛，却不得不一步一步走去。这使我想起他们是少

爷小姐，世间贵人，我则是他们门口要饭的。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的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顶脏的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假使过这种日子的是你，就是说你觉得马路也比你漂亮，比你尊贵得多，那时候你怎样想呢？

“那你以前怎么过的？”你可能问，“你以前难道好些？你不一直就这么穷？”

你理应问，佩芳，你问的有理。实不瞒你，学生们受气大半是冤枉的，我的脾气变坏还有个重大原因。我本是个好教员，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你怎么想得到！那全因为你们，全因为你们在上海，你父亲母亲连你弟弟都把我当做亲人，每礼拜中我有个礼拜六和礼拜天。我从礼拜一便逐日计算，单等礼拜六晚上；其实永没有到过晚上，顶多六点，我已经飞奔到你们家里，谁也拦不住我，而你们也早已在等着我了。你弟弟蹦蹦跳跳，上来拽住我的袖子，我是他的大哥。你母亲——上天保佑她活一百岁，喜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见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起东又忘记西，直唠叨嚷嚷。请别生气，她心里岂不早就承认我是她的女婿了吗？假使我有一天不来，她会整晚不高兴，有时竟可笑地要以为我病了，给车子撞伤了。你在家比较稳重，怕母亲笑话，你只轻轻点头。然而这种故意装出的冷淡，在我远比千言万语更亲切。你父亲生来喜欢喝几杯，酒后总发牢骚，然而我们也难怪他。他过去为社会服过务，为人类尽过力，心无二用，勤恳地当了三十年教员，目的无非希望国家社会进步，而在垂暮之年，许多学生都已自认为国家柱石，起居注经常登在报上，他自己却受近乎亡国之苦……想到这里，我们不但对他的愤懑衷心原谅，只觉得他的责备应该，他有权利，他的赤诚无私格外可亲。

我就这样在你们家里留到深夜。在你父亲的侃侃议论中，你

母亲的只怕冻着饿着的唠叨中，你弟弟的玩笑中，你眼睛关心地静抚下，我精神又醒过来；过去六天的疲劳统统消失了。然后第二天，我门上悄悄地剥剥两声，刚转回头，一个小脸已经喜莹莹[盈盈]探进来了。这是你，佩芳。我不知道你是否在镜中观察过自己，你的因为还不曾十分成熟，稍微有点灰黄的脸蛋，淡淡的蛾眉，沉静的凤眼，调皮的翘起的鼻子，轮廓分明的嘴唇，丰满的下颌，综合来看，远不算漂亮——我是说它不能令人一见惊倒，但却有另一种美，要经过相当时间相当细心才能发见的，温柔，善良，诚恳，涵蓄，不可动摇的自尊。一种温暖随着你走进来，你不单照亮了我的屋子，并将照亮我的一生。

这一天属于我们两人。我们于是上公园，或上郊外，躺在香味刺鼻的软草上，轮流读狄更司，云就涌来涌去，在翠蓝的天上滑。其实我们又哪里会管狄更司扯些什么谰言！我们不过利用他占住时间，使大家不过分亲近。

我没有方法说明那时的幸福；然而现在，你想想我的现在吧！假使知道我的实在情形十分之一，你也会了解我了。我每天连教几个钟头，丝毫得不到安慰。我的鞋是打过补丁的；我的衣服没有钱洗；我在饭馆里，一个徒弟都吃两个以至三个菜，我只能吃一个菜的客饭；我的房子像被掘开的古墓，满目凄凉，地板上桌子上全是灰尘。这种种都销[消]磨我的志气，再加上孤独，更是越来越使我自卑，无论在饭馆在路上，我都觉得我是个罪人，不敢正眼看人。平常人家也不注意我，就像我是灰色的，无声无息，和谁也没有关系的物件。我恨人家穿的漂亮，讨厌成对的人在我前面走，怕看人家潇洒自在，没事时候我只该躲在屋子里瞎想。我近来的确消沉，对于功课毫无兴趣。一个问题老在我脑子里盘旋，像一只蜘蛛，结下无形的大网，把我整个的心都网起来。假使再继续下去，我相信我会发疯。

钱！佩芳。钱固然苦坏了我，同时可也苦坏了你们，你恨它还

得爱它。在你们走后我曾反复想过，如果不打仗，我手里能多积攒点钱，按照预定计划，我们现在应该结过婚了。这就是我上封信里说要做生意的原因。我本来可以不告诉你，只因为太爱你，我才跟你商量。我没想到竟会遭你反对，你说我们大家都还年轻，等到战争结束不迟；你说做生意没有把握，太不清高；你又说真的幸福并非建立在金钱上面……可是我的小空想家，请容我问一声：假使战争打一百年，我们难道也得等它一百年吗？

我承认我需要结婚，也许比人家能想到的还要迫切。先让我们抛开我目前所受的痛苦，连别的重大理由也暂时不提，你只要知道我过去的生活——虽然我以前曾约略对你讲过，但你如果知道得更详细点，你更会明白我怎么这样需要家庭。

我母亲是世间至可怜的人（现在且让我从头讲起，看完后我相信你会更了解我）。她娘家是个小县城的败落主子，正所谓高门不来，低门不就，直到三十岁，父母双亡，兄弟们分了家，不得已才嫁给一位姓胡的老官僚作填房。这官僚就是我父亲。她过门时前房的儿子比她还大，就是说我父亲已经五十多岁，跟前好几个孙子了。

我父亲本来在京里做官，不算大，也不算小，就是不必每天画到，自然也就没有实权的那种角色。收入相当好，生活很优裕。但是他的后台，一位靠吹牛起家的现代说客，因政局变化忽然倒了。他奔走将近两年，后来看出别谋门路的没有希望，只得带着家眷回老家来。这事恰巧发生在他前妻去世的时候。他有两个早已娶亲的儿子，一个守寡住娘家的女儿。因此你可以想象，我母亲的地位非但不像婆婆，简直比做媳妇还糟。做媳妇还能讨公婆欢喜，她可是眼中钉。

我不清楚我懂事以前的情形。当我敢自己朝外跑，哥哥，姐姐，侄子，邻居，连用人都欺负我，我的耳朵忽然被揪住了，再不然便是背后飞来一脚。

“现在让你神气，王八羔子；等老头子一死，把你们娘儿俩统撵出去！”

我不忍重述那些更难听的骂人话，也想不出我当时真会神气。但看见我每次哭回家，母亲便不再让我出门。

“又出去惹祸？滚回来！安静坐在板凳上。”有时候我实在憋不住，母亲就把眼一瞪。

我们于是终日关在屋里，房门上经年挂着帘子，仿佛我们犯了罪，怕给别人看见。母亲的眼睛老是红的，脸老发青，我从不曾见她笑过。我们连讲话也不敢大声。可是你别以为我们从此无事了，就为不敢大声说话，有一回姐姐竟跳到门口。

“你只管咒，只管咒罢，狐狸精！这家人越咒越旺，你咒不死；要咒你先咒死老头子！”她指着大骂，所谓老头子就是我们父亲。

其实谁又提到过他们半个字？母亲吓得只敢躲到墙角哭，也许怕父亲吵起来，将来的日子更难过，她无论多少委屈[屈]，从来也不敢对父亲讲。

父亲是个自命不凡的大人物，从他走路以及待人接物上可以看出来。据说他还有一种迷信，他认为他的在“事业”上失败，完全因为他前妻的去世，就是说他相信前妻有“相夫命”。因此他意气消沉，平常很少在家，每天吃过早饭，照例上精社静坐聊天。至于他是否爱我们母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怕他，母亲也怕他。有一天我放早学回家，没看清跟他撞个满怀，他拉住我大揍一顿，还罚我在太阳底下跪到晌午。可是他对于姐姐和哥哥们倒十分纵容：大哥终日躺在屋里吃大烟，二哥在外面花天酒地，他也不管；姐姐因为守寡，在家里更是个跋扈祖宗。实际上家里的一切权力也的确操在她的手里，没有事她不过问，每天买小菜的钱都得向她去讨。没有人不在背后恨她，可是谁也得当面恭维她。她的命并不好，比人家希望的还惨。当我们父亲死后，她跟一个听差逃出去，以后永远没有听到她的确实消息。有人说她被卖在下等窑子里。

我们的日子是难以想象的。由于精神上自幼所受的压迫，日积月累，我血管里流着刺骨的憎恨。我想杀人，我需要喝血；远在当孩子的時候，有无数回我发狠要将这家人杀光，连所谓“老头子”在内，然后放把火，带着我想象中的老牛——也许就是牛郎织女故事中的老牛，驮我母亲到山里去。

这自然只是幻想。可是你别笑，现在我当然不会有这种傻念头了，除了美的希望，再也不会想别的了；但在当时，这种情感的确可怕，来的很真实，至今我还分明感到它。它只差一点没有压扁我，窒息我，毒蛇似的毁灭我，也许我血管里至今还留着它的毒素。我应该感谢两个人，我父亲适逢其会死了，接着，两年后是我母亲。我记得十分清楚，就在我中学毕业那年，天气很热，我来不及考试就赶回家去。我没赶上给她送终，等我赶回家，她的棺材已经停在一个下人住的小房子里，又黑又暗。

据说她是自尽死的。我弄到手一把小锤子——就是你看见过，现在经常放在我书桌上的一把，我并不哭，也不睡，直坐在母亲棺材旁边发两天两夜的呆。忽然我想通了。你也许猜我要杀人，我的确想过。但是我忽然醒悟过来，也许应该认为母亲的启示，我想无论生前死后，她无疑地有个不变的希望：就是她儿子的幸福。那么我又何必拿生命去跟两个败类拼呢，纵然我杀了两个前房哥哥，在他们方面，毫不足惜，我不杀他们也会自行毁灭；而我却得终身坐牢，她的在天之灵会满意吗？假使我真要报答她，为她报仇，我首先应该立志，将来比别人有用，在社会上有地位，日子过得比别人好。同时我又想，她不单给我发奋向上的机会，实在也是自己吃尽了苦。原来我之能上中学，全靠她当卖首饰维持，数年间已经当尽卖光，我们山穷水尽，再下去只有挨饿。她如果继续活下去，看见她世间的唯一骨肉终日愁眉苦脸，她的心决不会安静。这种思想灭除我许多痛苦。把她空殡之后，一阵轻松，我感到和这家人的关系完了，血腥的仇恨算解脱了。

我从家里没有得到分文，家产早已大部分被两个哥哥荡光，剩下的他们当然不会分给我，我也根本不曾向他们要。我上大学是由一位先生帮忙，他给我二十块钱路费；以后的四年间我靠抄讲义，教家馆，给报馆翻译五毛钱千字的游记稿混过去。我在世上是孤独的，没有人肯跟我来往，我也不配跟人家来往。每当逢年过节，同学都回家，或者约会去寻乐了，我却躲在宿舍里嚼大饼……

我不能叙述得更详细，佩芳。假使你不嫌我太老气横秋，以上便是我的简略生平。请为这个不幸的人——你可怜的去恶想想吧，我相信你定能同情我，了解我，自从我认识了你们，我怎么会把你们清苦然而和谐的家当成我自己的家，在你们家里我感到无限温暖，如今我又怎么急急要结婚了；你更会明白，世上有成千成万的人，可是除开你们，谁也跟我没关系了。毫不惭愧地说，我过去活得像要饭花子。你难道忍心看我永远这样过下去，当人家都回到光亮美满的窠里了，我还在马路上荡来荡去，纵然死在路上，也没有人特别关注地看一眼吗？你难道真让我毁下去吗？

你可能骂我自私，只顾自己，我敢发誓从不曾忘过你们。一个痛苦念头老盘据在我心里，我想你父亲，三十年的老教员，人家早该坐在家里纳福了，他还得拿老骨头苦苦跟穷困挣扎。他不是不爱我们，但为了气节，为了不肯听命于日本人及狐群狗党，他宁愿舍弃终身事业，硬着心肠让你从大学退学，听你弟弟失学，自己回老家小镇上开杂货铺。这是对国家的讽刺，佩芳，同时也是泪，用泪也写不尽的悲痛！

你的信我都读熟了。你很有描写的才能，从你尽量刻画的字句间，我想见你们老宅前面的大树，屋后的荒园。你说你们的生活虽是穷苦，过得却井井有条。每天你首先起身，用冷水洗过脸，拢拢头发，赶紧上设在大庙里的学堂去。那个以自力创办小学的老校长，你父亲的学生，因为你在大学念过书，也特别对你敬重。你弟弟顶无聊，起来得顶晚，他帮你父亲把杂货铺的牌门打开，将香

烟，肥皂，毛巾整理好，然后坐下去读你父亲上天下午给他讲的古文；你父亲戴上老花眼镜，就在你弟弟对面，开始极吃力地读电机学或植物学；而在里边，你母亲则烧饭扫地，一切琐碎杂事归她负责。你们把屋后的荒园改成菜园，傍晚你弟弟这一天应做的功课完了，你父亲也把小铺关起来，他们带着水桶锄铲，和你母亲到园子里掘土下种。礼拜天你们整天团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园子里。园子里只听见你们一家快活的喊声嚷声笑声，原来你和弟弟到后面小河里抬水，因为不小心，水溅了你一脚，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虫把你吓一大跳。接着你们累了，该休息了，你坐在树底下看莎士比亚，鸽子便安闲地落在你前面不远的地上……你活画出一幅乡下和平空气的图画。我明白你的用意，你叫我太苦闷时不妨到你们那边住几天；你要证明穷苦日子也有快乐。但是不管你讲得天花乱坠，你才[总]不能证明你父亲乐得放弃自己终身服膺的教育事业，跟屠夫走贩争蝇头之利；你弟弟乐得失学；你母亲不问天冷天热，乐得上灶烧饭；你也不能证明你在大学念了三年，忽然又高兴到乡下当小学教员。假使有钱的话，我们纵然不上内地，也还可以在上海当寓公，无论如何，你父亲也不必看见一个买自来火的，便赶紧去掉眼镜站起来，笑脸向[相]迎上前招呼。这是我决心做生意的另一个原因。

现在你总该相信，我之想赚钱，并非单为我们自己，你我将来简单幸福的小家庭，还为你父亲母亲弟弟。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我是个很早就失去家庭安乐的人，在我们结婚后，我得尽点“半子”的责任，使两位半生劳苦的老人家享几年福，使你弟弟完成学业。请想想我们那时候的情形，我敬爱的，你会抿着嘴笑。你父亲母亲当然和我们同住，你弟弟，直至大学毕业，结婚自立或出国为止。我已经想过无数遍，简直超过幻想以上，在我脑子里成了固定的形体，合上眼便能看见客厅的大吊灯，闻到园子里草香。我们将有一座独立的带小花园的房子，书房里充满书，任你父亲阅读一生；你

母亲心肠太仁慈，爱看所谓哀情绍兴戏和悲剧电影，我们在两种戏院里包订长期位置，可能的话，我们甚至为她开两家戏院，让老太太尽量发泄她的眼泪；你喜欢俄国文学，尽可以把它当作终身事业，字斟句酌，安然从事翻译，不必像我翻译五毛钱千字似的草率；我自己则希望办一份销路宽广的日报，推动社会国家进步，另外附设个书店，专门印你的稿子。我工作疲倦了，我们便在园子里看小孩——我们自然会有小孩，在草地上滚。春秋天旅行或夏天避暑，两位老人家会替我们管家……

别以为这是梦想。请相信我吧，我自信对于做生意有相当把握。你说现在是战争时期，百事都应该将就。这是守旧的，中国传统的，不晓得世界大势的看法。我是学历史的人，假使你通晓历史，你便知道战争是发财的顶好机会，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把做生意认为不清高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赚钱并不违反法律，既非卖国贼，当然也无损于道德。只有傻瓜才自命清高。不知道你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我确曾仔细研究过，不管是谁，凡恭维你清高的，他自己必先赚饱了钱，弄得肠肥脑胀，你从他们的笑容上能看出这种意思：好小子，你尽发傻劲吧，反正你的肚子不会饿破！这是一种阴谋，我的亲人，一种顶可恶顶可怕的手段。

他们心里可怜你，讥笑你，骂你愚蠢，而在表面上却称赞你，让你不知天高地厚，走上绝路，给他们多留点发财的机会。他们的用意就在这里，你只要想想那些娘姨粪夫为什么不恭维你穷，而那些恭维你的人为什么自己不肯清高，你就明白这两个字当做怎样解释，他们用心又是多么险恶了。

我决不会上当。因为学过历史，我彻头彻尾了解社会，自信力也就愈强，做事愈有把握。我们是年轻，我二十九岁，你才二十四，可是就为年轻，我们才得轰轰烈烈地大干，趁早打下基础；如果到了你父亲的年纪，要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认为做事主要的在精神，在眼光，有精神眼光，看得准，拿得稳，资本决不成问题。你知道我